

辽宁省新闻简讯

大连金州法轮功学员张军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开庭

辽宁省大连金州法轮功学员张军5月7日被普兰店法院非法视频开庭,当天没宣判。北京董前勇律师、陈智勇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。

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董怡然被构陷情况

目前,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董怡然案件,因证据不足,已经由于洪区检察院退回到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,五月二十日左右再返回到检察院,然后再报向法院。

董怡然现在已从于洪区看守所转到和平区看守所,因疫情不让任何人接见,其它目前情况不详,家人十分担忧。

沈阳市和平区国保大队和马路湾派出所欲谋构陷梁淑智

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,沈阳市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给和平区法轮功学员梁淑智的家人打电话,说她的案子要开庭了,到辽中院了,应该是网上视频开庭。

梁淑智老人是沈阳市和平区法轮功学员,85岁。因为她在二零二一年三月,往车上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传单,被摄像头监控到,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顺着监控找到她家而被入室绑架,当晚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。◇

索要被抄物品 辽宁葫芦岛市刘全旺遭殴打

【明慧网】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法轮功学员刘全旺等,到季屯边防派出所索要被非法抄走的私人物品,遭警察粗暴对待、殴打。

刘全旺,葫芦岛市南票矿务局小凌河矿职工。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二十多年的迫害中,只因他坚持对真、善、忍的信仰,经历了三次劳教、一次判刑,难以计数的非法拘留,身陷囹圄共计十一年多,详见明慧网《三次劳教 一次判刑 十一年冤狱 十数种酷刑》一文。

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晚九点钟,刘全旺等五人去南票区高桥镇田屯附近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救人,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恶意举报,遭高桥派出所伙同季屯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。刘全旺家被抄,抄走物品有:电脑三台,打印机两台,墨水几十瓶,手机多部,真相币700多元,播放器五六个,U盘二十多个,还有法轮功师父法像和法轮图3个,一本大法书等。至四月八日下午,五人均已回家。

四月二十二日早八点半,刘全旺和另一同修去季屯边防派出所,索要被抄走的物品。一进门,收发室人问:“什么事?”刘全旺答:

“我找你们所长。”对方说:“你给所长打电话!”刘全旺说:“没电话,电话被你们给抄去了。”刘就用笔和纸记墙上的公开的工作人员电话号。

这时,从门外进来一个警察,

问:“你在干啥?”刘全旺答:“在抄电话,我找所长有点事。”那个警察说:“抄什么抄?”把纸抢过去撕了,然后就往外推他。这时又过来两三个警察,一起往外推刘全旺和另一同修。刘全旺说:“不让见所长,就把这几份材料给所长。”那个警察把材料撕了,继续往外推,致使另一名同修从台阶上摔下来,摔出两三米远。刘全旺见此情景,就喊:“法轮大法好!”他们见刘全旺喊,就边打边给他戴上手铐,说:“抓还抓不到呢,送上门来了!”

警察把刘全旺带进一个房间,那里有许多抄家抄来的大法资料,其中有大师父法像。他们一边谩骂大师父,一边骂刘全旺,还往大师父法像上吐口水,对刘全旺连踢带打。刘全旺劝阻他们:“我师父来救度我们来了,你们这样做得犯多大罪呀?你们会遭报应的。”他们不听,还说不怕遭报应。接着他们把刘全旺带进有铁笼子的房间,连踢带打,把他腿也绑上了。打完之后,留下一个警察,其他人走了。剩下的这个警察一边打一边谩骂。

过一会儿,回来两个警察,说:“把他带走!”刘全旺说:“不给我东西,我不走!”他们把刘全旺架起来往外走,把刘推上警车拉到了一座山上,打开手铐把刘全旺推下车,丢下他就走了。◇



自焚骗局



图: CCTV 的天安门自焚画面: 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,在烈焰下竟完好无损;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待,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,才把灭火毯盖上。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? 2001年8月14日,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光,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。声明说:从录像分析表明,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。其目的是诬陷法轮功。

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朝辉在迫害中离世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）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朝辉女士，长期遭受中共迫害，曾被非法劳教、判刑，遭“死人床”、“吊铐”等酷刑折磨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，患上肝腹水、心衰、肾衰等症，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迫害中离世，年仅五十三岁。

王朝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出生，原沈阳味精厂职工，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当年她正在怀孕，每天到沈阳青年公园参加集体炼功，好多人看到她后说：孕妇都能炼这个功法，那一定没副作用，炼了没问题。有人因此走入大法修炼。王朝辉性格豪爽，开朗乐观，善良。修炼法轮大法后变得更加善良无私。她以开设房产中介为生，在工作中诚信善良，很多人都愿意与她合作。朋友们评价她：“宁可以自己吃亏，也不让别人吃亏。”

二零零九年九月，王朝辉因讲述法轮功真相，遭国保警察盯梢，在工作地点被绑架，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，洗脑班，后被非法判刑四年。在辽宁省女子监狱，她被迫害致肝腹水、胸膜炎等疾病，多次被送到监狱医院救治。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王朝辉女士因肝腹水、心衰、肾衰在迫害中离世。

王朝辉生前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向中国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投递《刑事控告状》，控告元凶江泽民，发动迫害法轮功，导致她多次被绑架、拘留、判刑。

下面是王朝辉女士在《刑事控告状》叙述的自己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：

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，我喜得《转法轮》一书。看完后，马上烟酒就不能碰了，心里那个亮堂，知道怎么活着了。同时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但因吃了三年的避孕药，丈夫陪我去看了沈阳三家大医院，都被告知孩子至畸率百分之九十几，让



做掉。但我已经修炼大法了，决定把孩子要下了。一九九八年六月七日，我生下来8.4斤的儿子，非常健康。那时我每天早起四点炼功，白天抽时间学法，行动上严格用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，家人和朋友都说我变了，从一个脾气暴躁，自私的我变成了贤妻良母，凡事能考虑别人感受的人。正当我沉浸在大法的恩泽中之时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因一己之私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。

遭非法拘留、洗脑、判刑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我带着十三个月的孩子去北京上访，被抓回来后关在沈阳市方家栏看守所半个多月，受到电击等折磨。二零零零年又因复印明慧网文章，被非法拘留十五天。二零零零年冬天，为了躲避警察抓捕，带着一岁多的孩子流离失所。

二零零一年，江泽民导演的伪自焚上演，我家人受骗信以为真，担心我去自焚，把我的住址告诉了警察，这样我又被抓捕。我从沈阳市小西路派出所二楼跳下逃出魔掌。但右腿膝盖骨粉碎性骨折，韧带折了。

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，我去北京挂大法条幅被抓，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，遭四名警察毒打、野蛮灌食、不让睡觉等折磨。回沈阳后，我去沈阳骨科医院做手术，医生说得残废，腿能打45度弯你家祖上烧高香了。亲戚朋友都很愁，我告诉他们我不会残疾。回来后通过炼功，我的腿基本恢复健康。

二零零八年八月，我因挂真相条幅被非法通缉，被迫又一次带着孩子隐姓埋名的流离失所。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早上我被抓，我的孩

子当时只有十一岁，他目睹了我被戴上黑头套遭殴打的过程，他也被带到派出所跟我分开，直到下午他爸来接他。我被绑架到张士洗脑班洗脑，后被非法判刑四年，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。

二零一零年四月，我在狱中得结核性胸膜炎，监狱医院每天给我吃药，不告诉啥药，两月后我发现肝区疼痛，她们说肝没事，还说我瞎想，后来去外诊（沈阳胸科医院）后，证明是药物损伤了我的肝脏。一吃药肝区就疼，身体虚弱，当时我都不知道我能否活着回家。二零一零年十月我结束了冤狱。

家人遭受巨大压力

这些年我的父母、哥嫂、丈夫和孩子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感觉人前抬不起头来。

尤其一九九九年年底，沈阳味精厂书记闫国瑞（现已去世）为了保官，每天租三台出租车到我的娘家看着我。他还派四个人到我家里吃住，看着我。我家是一室一厅的房子，厅和卧室是玻璃隔断的，我的一举一动二十四小时在她们的监视下。丈夫失业，我被开除，孩子才一岁多点，我还得供她们四人饭，家里没有一点隐私，丈夫都要崩溃了。我拨通了市长公开电话把情况说了，也告诉他们如果不解决，恐怕丈夫也要去上访。味精厂书记闫国瑞才把她们撤离，同时给我家每天十二元饭钱，听说是从那四人身上扣的，我又归还给了她们。闫国瑞怕丢官，求警察赶紧给我劳教。

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，我父母双双离世，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他们就不会这么早离世。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，我十一岁的孩子目睹妈妈被抓，心灵受到很大的摧残。

我这些遭遇只是无数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冰山一角，如我的好朋友温英欣二零零六年八月被抓，在沈阳市看守所被关押九天就离世，年仅三十四岁。◇